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七

乙集

行實 風節

宋諫議謝公泌墓記

唐叔虎

叔虎來新安之初年嘗遊問政山於興道觀之左見有墓焉地落僅在
 而表識不存諫知觀事駱如石曰國初謝諫議也求其詳而不可得問
 其子孫則曰久無人至觀舊有遺田數十畝為黃冠香火費故歲時祭
 奠觀中不敢缺嗟夫諫議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無聞
 殆中經大兵毀蕩又世次渙散以至於斯歟後二年偶得羅使君新安
 事實而讀之則諫議行狀班班籍中反復故觀其高風峻節乃如許因
 舉本末於太守趙寺丞師端是可不以其狀鑱之堅珉植之墓左以發
 其幽光於幾墜哉歎宰孫評事涇傍替之曰請任其事於是據依事實
 而勒諫議行狀於興道觀焉嗚呼昔東坡叙王元之畫像贊之曰想其
 餘風遺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諫議當時議論從容有禮差以元之不

然則我太宗盛德而諫議以直被稱幾及長孺流輩此又以東坡擬王元之事也有人於此而舉及五世彼蒼誠不可詰若夫尚賢崇德無間古今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書而勒之亦揚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謹書

謝諫議傳

羅鄂州

謝諫議泌字宗源歙縣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一見奇之謂人曰此子才器不羣異日當顯名於時登進士第知龍州青川綿州彰明縣三遷殿中丞代還獻所著文二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本官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泌抗疏陳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庫淳化中王禹偁請羣官調宰相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於都堂皆同時接見以防請託泌以爲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萬機屬任輔臣非接見實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

見而咨之曾無解衣之暇古人云疑則勿用川則勿疑設若杜公堂謁昇之禮豈無私室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上覽疏嘉歎從之仍以疏送史館會修正殿泌以爲不當施采繪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藎拜左司諫賜金紫并賜錢三十萬嘗對便殿上稱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閱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特預召自是爲例未幾爲三司鹽鐵副使時外舅魏羽爲使以親嫌換度支副使真宗卽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爲致太平無出姚崇所獻明皇十事臣記雍熙末年趙普嘗以此獻先帝深以爲然俄命普入相尋普病北狄擾邊未及施行今北狄已息繼遷請命正是行此十事就太平之日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不用小人不與奔競之流以官爵開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術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繼遷小有不恭不足深責平城之

事至弱也漢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晉用景延廣之言以絕和致天下橫流豈得爲強聞虜所貪嗜者禽色利欲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弭虜心又自古輔佐聖明建萬世之塞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舊大臣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能爲之也願陛下察此則纖人不敢萌心大賢得以卑力矣疏奏上頗嘉歎後知福州代還民刻石于所經之橋名曰去思必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曾不過數人後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曰卽其所薦也知襄州日鄧城令張逸有善政縣去州十餘里必暇日小車從數史渡漢水至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逸野飲吟嘯終日而去薦逸官至樞密直學士爲時名臣西祀還授必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盟沐巾褐端坐而終身不敬側時年六十三歸葬鄉里錄其子衍爲太常寺奉禮郎衍爲將作監主簿

汪推官 汲傳子奕集

羅鄂州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爲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爲疏導溉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鞫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疾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爲佛齋以報性繁廉與物無忤而政稱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試太學卽爲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爲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寘之極典奕以爲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游上庠商河常環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爲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爲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爲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內舍生爲使臣學教諭以教諸小內侍大司成汪澥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爲提領方貴寵見襄頗禮憚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內侍從襄學者押

赴內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又方欲
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寢怒語人曰彼者儒也詎
敢浼之至是秩將滿有內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
官被鞫或言師成有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虜帳用虜中權衡虧
其半酋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嘗作弔陶朱西子賦與寄高
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
卒安行篤行義能官為金華宰

王修撰愈傳

洪杏庭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宗婺源人少敏悟年十四試于國學以腐草化
為螢賦擅場冠多士後登第仕所至著善政令建昌歲饑民聚為盜立
法賑濟所活數萬人諸司取會以功列薦于朝徽宗命中書籍姓名政
和二年任滿造朝賜對垂拱殿稱旨御筆改賜今名命知信州賜銀緋
奏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並賜銀緋後不許援例宣和二年十

月睦寇倣擾東南陷杭睦歙處婺衢等州即乘勝犯信愈奏用鉛山宰
王舜舉監鑄錢高至臨同治兵事賊攻城不得志稍退屯柳家都至臨
率銳士啣枚火其營賊狼狽走愈縱兵塵擊大敗之縛其偽統兵賊道
去上降詔嘉獎除秘閣修撰賜金紫愈奏疏極言憲臣張苑閩帥韓玘
等縱賊之罪特王黼當國舊與愈有隙掩其功改知嚴州上尋悟使還
信州愈至築二室於城隅扁以示喜後樂摘詔中語也內翰龍溪汪公
藻為之記四年王黼猶媚前功乃諷御史擊愈張苑輔以羅織坐是竄
逐高宗中與呂公頤浩首以愈為薦盡還舊秩紹興二年起知無為軍
半載以老上印綬歸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按大鑑王公炎序文
漸安志時公之子孫不以告端良遂畧而不書求之國史黼宗帝紀於
公破賊一事不書方臘傳中節敗於信一節亦不書蓋王黼用事於內
固媚公之功童貫總兵於外又欲自專其功史臣固無得而書也新鄉
貢進士王儀曰事固有晦昧於當時而暴白於後世者天理不可誣也
宣和迄今百八十載郡志一再修而信州之功終不可泯後之覽者知
州免舉進士臣汪存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良弓可以得
鳥良狗可以得狡死此雖古人常談深有此况乃者金戎犯關四方

凶尚賴皇武薄言震攝倭焉潛遁然要我金幣欲我土地罪孽貫盈正
人共怒必得弓矢大軍與之掃蕩巢穴則夷根株以快我元元不罪之憤
特務之所急者士有志謀而無志義則不足與有守有忠義而無智
謀則不足以與應變惟兩者兼備然後為全能切見朝散大夫充秘閣
修撰前知信州臣王愈於宣和二年睦城肆兇屠郡邑首自浙東一
槍而抗禦無全城次窺江左而徽為炎燼信居江浙之交顧視四隅皆
有寇盜愈於是時躬先僚屬丁寧訓諭痛切效死又令邑之豪右傾
稟會募民之勇捍者使之被堅執銳以自保備壘山為阻依木為池
之屢至觸藩自退是以千里耄倪咸賴生全朝廷念其功多進加爵秩
方慰輿望乃以蜀吏許其微類下逐遐裔昨蒙恩貸復歸田里岸巾杖
履怡然自適曾不以得失毫髮繫於胸中此其所養有大過人者矣
其忠義智謀彰彰著人耳目所不可掩者如前所請平側聞樞密元帥
以上將軍印親整六師城彼朔方意曰復我河內故壤歸我皇弟肅王
天神地祇祖功宗德宋興二百餘年威靈昭格堂堂大陣兵出逾時
日凱旋旆喜發社在此一舉不深三思熟慮敢問今日之事如何安集
拔邊防最為國家大計不可不深三思熟慮敢問今日之事如何安集
無使犯器械足以劇犀利之用如何能訓練使士卒足應倉卒之變
緝治使器械足以劇犀利之用如何能訓練使士卒足應倉卒之變
威武彈壓有厭士卒之心攝服虜情如郭尚父之於回鶻臣意愈忠義
智謀足以及此陛下試舉而用之置之邊庭畧其於回鶻臣意愈忠義
汾朔一方陛下可以安枕無憂將見天下之士各奮其勇為陛下知
如周宣王中興可以復形容六月北伐之篇於靖康初然後知卓
儒生言何可採者耶奚論薦舉其慮有三曰諸曰親曰偏臣於愈雖無
是三言者念臣與之同里聞知其人為尤詳當陛下求言之始故敢為
陛下言之如以言官論列其過有不可忍使魏尚無辜不能見雪於
陛下仁愛周物可以文帝為念哉干冒天聽誠惶誠恐百拜謹言○未

大同續志王舜舉字伯俞和門人登紹聖進士第仕至信州通判
溪洞方臘及侵州公伏兵大破之追至衢州寇平入觀授朝請大夫直
秘閣賜銀五百兩綸五百匹以旌其功尋除江東提刑卒贈太中大夫
○按汪龍溪信州二堂碑云舜舉與愈並有禦盜城守之功故附見焉
黃侍御葆光傳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
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
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
視續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
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
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
百官饗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膻淋瀝請並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
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
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攜

洪文敏公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
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
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
視續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
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
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
百官饗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膻淋瀝請並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
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
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攜

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
因列五害以防微爲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
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中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
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
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爲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者克
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應用
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撓
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邵輒至國門
求赴堂稟議徐光奏請重鼠之上悅面諭曰未嘗敢有人言此者又論
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恟
恟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
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
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

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
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宣和
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
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賃官地居者至
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如其舊輸賦閔囚每事經意爲建學請
監書閣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沒之夕家未
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
隱諱博涉經史文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贖親舊爲嫁女奉喪家無
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郤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
于朝得一子官

青溪汪先生華傳

周郡推

先生名華字信民臨川人先生本越國公之後自歛遷臨川性孝友家貧好學三舉於
鄉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甲科常以爲科舉壞平生志氣分教長沙帥

張公芸叟待以異禮從而受學丁外艱同寮贖金為贖辭不受令家人毋持官下一物行見其妻所置錫水壺愀然曰以是汚我投之江中及為宿州教授滎陽呂公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與其孫本中琢磨充莫逆傍溪築室取少陵移居詩扁青溪堂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姦臣傳復為楚州教官卒年四十生平深厚不伐無辭色可見淵泉中似不能言朋親友之急解衣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為其學欲明善惡別是非張右史未陳司諫權游漢陽醉皆賢之及卒滎陽公哭之慟且銘其墓詩在江西派有青溪類藁論語直解行於世淳熙丙申太守趙公燁繪像於溪堂合祠於學弟萃字叔野篤學有守喜為歌詩東萊諸呂氏豫章諸洪氏競稱之與二謝尤親厚取昌黎語名齋曰歸愚登建炎二年丙科歷洪州司理帥李公回趙公林皆禮以上客轉分宜丞御史李宥宣諭江西至袁一見曰聞君賢德久矣舉清白第一卒年七十三有歸愚人多稱之

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

汪直閣

公諱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遼鄉新平里人曾祖承吉祖瀚皆以隱德終考世基故任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累贈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鮑氏公少齡警悟博見彊志屬文無險易操筆立書未嘗起草以故弱冠擅庠序聲崇寧四年會試鄱陽以第二人與計偕次年春登第授將仕郎虔州會昌縣尉未上改宣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從事郎移鄆州州學教授秩滿轉宣教郎朝廷行三舍法專用經術取士禁絕蘇黃之學公大好之竊玩其書故為文雄邁不羣政和六年至京師求試詞學兼茂科考官第其文入優等宰相見之謂有蘇黃氣懼變一時文體斥不預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資罷宣和五年春有薦公文行者除

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京師供職轉奉議郎契丹大將軍郭藥師來降有寵命爲燕雲招討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畜而親暱之鮮有不爲患者獨不鑒梁侯景唐僕固懷恩之亂乎景以反虜歸梁意在逃死一旦倡獫狁陷臺城懷恩由蕃伍降唐爵極王侯自懷危疑卒至反叛今藥師契丹之叛亡而我豐仇也寵之於內則荆軻之事可爲寒心用之於外則侯景懷恩之亂覆轍在前臣伏願陛下以渾邪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如漢汲黯之言則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聽公以直忤宰相王黼黼風言官以他事彈公斥歸吏部左遷無爲軍廬江縣丞自供職至是甫十六日而罷有識者寃之公於是挈老稚歸隱新平中以讀書爲事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久之當塗蕪湖闕令外臺聞公名召攝令公辭請益堅勉强就職爲政寬靜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無何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涇州陽湖可得田數百萬頃朝廷從之役數郡民凡十餘萬人宗原因近幸進由中得請衆咎其誕無敢顯言

者公獨奮然以爲非弗肯發民會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詔書大不恭遣部從事霍彞督縣役夫彞至公弗遣介牙亦弗與相見彞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宿之謝彞曰老病不能謁君君勿過也彞拂然曰公爲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謁我公拂衣起取印實聽事乎佐吏謹視印上官如此令不可爲也兼程走京師上書闕下言李白丹陽湖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陛下觀此詩則知湖之廣袤爲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之弗就死者必衆富人家產破什八九百姓無辜誠爲可憐宜亟罷以抹十萬衆書奏徽宗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寢役擢公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事宜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載爲權右所疾復以章免先是東川民趨利售鹽并歲久鹵竭課浸虧破家產償官猶不能足監繫終莫得脫公一切奏蠲其逋削去故籍民免監繫者數百家至今爲利潼川府戶曹牟邦彥廣安軍新明縣丞楊昂渠州鄰山縣尉陳陸皆數點弄法積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

罷貪吏歛迹公免去今太尉劉公錡任廉訪使者奏言公治狀顯著一路悅服宜蒙褒寵不當反賜罷黜不報淵聖皇帝卽位覃恩轉承議郎至京師與樞密李綱書論時事綱稱於朝曰真天下奇才也辟編修官供職數月有旨李綱所辟官竝罷罷十有三日金人圍京師公羈旅圍城中食屢絕未始介懷深以宗社爲憂僞楚立公之友或染僞命公力誠之弗從遂與之絕敵退迎上南京屢表勸進大元帥府命公權太常博士又命充徹幣官上卽位儀禮皆公草定公勸汪伯彥薦李綱鄧肅潘良貴可大用上召綱爲相肅爲右正言良貴爲左司諫綱始至公謁之綱有輕汪伯彥黃潛善語公曰汪黃人望雖輕與至上同起草昧未可間也相公且委曲圖濟艱難不可使與爲矛盾綱弗納不幸公之友鄉受僞命者復以巧媚得權要交惡公於綱伯彥以故公浸不偶會朝廷議駐蹕維揚公謁宰執極言其不可狀皆弗以爲然公因說皇叔士儂勸上駐蹕金陵公爲草奏上覽奏大寤顧謂士儂曰孰爲此奏士儂

以質對上宣諭曰只今汪叔詹草詔進來詔草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年復還京都之語上塗去二三年字易云來春詔揭衢路交相賀宰執力勸上駐蹕維揚趣省吏收還詔書公度其必敗事遂拂衣歸隱除知太平州又除檢討官皆不就職用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初淵聖卽位公該錫服乞廻授乃考朝廷雖著令不許特從之至是始自受緋魚之賜主管舒州靈僊觀轉朝散郎繼丁乃考憂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轉左朝請郎起家知池州公自拂衣歸隱踰十載年幾六十始領一郡今大丞相陳公康伯提舉江東茶鹽與公同時在池陽公常言陳公風度凝遠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終更轉左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數月移知永州除權發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營田公事兼京西路轉運提刑提舉茶鹽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閣再知鄂州轉朝散大夫成資罷除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轉左朝請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戶需應令出免行錢別州郡爲六月出錢各

有差湖南所隸八郡長沙月三百萬衡永邵月六十萬金華月四十萬
郴陽武岡桂陽月二十萬所均太重居民多逃徙郴陽武岡最甚公乃
先蠲三郡什之八始聞於朝乞併與諸郡復蠲三之一如請人賴以安
業湖南邊二廣俗好聚藥毒人死者頗衆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賞未幾
大改其俗南蠻數爲寇郡縣弗能禁公遣人諭之有降者厚賜使還於
是相率而至者前後聯屬公皆還之邊境遂安有縣令李氏子不肖黨
姦人姦人從其所貸錢弗得遂誣李氏子有異志當旨其嬰孩爲唐太
宗詣闕請之朝廷命爲制獄鞫其事所連引甚衆公卒明李氏子出之
活數十人攝長沙帥數月拜司農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
北京西路軍馬文字公在武昌總領所凡八年貌貅宿飽軍餘見糧前
後更數人獨號稱職賜金紫秦檜當軸私其妻姪王子渭以爲總屬子
渭恃勢貪猾不遜至盜軍儲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檜大怒除子渭版曹
屬以呂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爲姦險誣公以罪賴檜死得免家居主

管台州崇道觀檜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時有新貴者與公素不平遂
中傷焉復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
日終於家凡四典郡五持使節階至左朝請大夫職至司農少卿壽至
八十一公人物軒昂志節慷慨博通經史尤長於詩與人交胸中無毫
髮隱故士大夫以此稱之見邪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數
見排擯異稟賦善攝生年八十起居飲食如四五十許人處事益精明
筆力不少衰至對客論天下事亶亶不倦皆有條理可紀初赴武昌太
守陞辭數奏明辨舉止詳緩上再三褒異平生仕官所至稱治顧無負
所學亶惜其不至大用爾娶鄭氏封恭人有壺則能甘貧苦佐公起家
再守武昌之次年卽世五男子若水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司准備差
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江州軍州主管學事若川右文
林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若愚右通直郎知隆興府豐城縣若
金將仕郎先公卒一女子嫁右朝請大夫知德安府事張壽孫男十八

人取善將仕郎聞善先公卒擇善右迪功郎江陵府公安縣王簿主管
學事好善將仕郎餘未仕孫女六人重孫男五人女八人諸孤奉公柩
葬于古城山之麓謹述其官爵事業願假辭於立言君子而傳之來世
焉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謹狀

江石室致一傳

李以申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寧石佛人少與兄致虛游安定胡公之門致虛
以優校釋褐授太學錄號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鄉舉首選繼入太
學靖康中伏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季綱相位皆如其請
名震中外尋中兵科優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書下江東訪求致一
有旨特換文資與正錄力辭不拜乃歸營別墅學者號石室先生有集
五十卷三子裒袞袞從學東萊呂公號南齋著臨緇家傳褒子宋符
鄉貢兩魁授本府儒學正宋符子應求魁漕試授登仕郎號畏齋萬松
記古者名堂之義或以著其地或以表其志或以昭其訓一名而三物
具微之休寧江氏萬松書隱有焉微古侯國萬松微望山江氏又萬松

鍾秀彥銘江氏長子孫歷千數百年猶能不志萬松之名昔周以為莊
今因以為隱夫豈徒為大夫君子登臨觀覽燕游暇逸之樂而已哉江
氏居萬松之下者曰石室君游安定胡先生門居太學當宣和靖康中
伏皇初闕上書者六乞斬京貫等六姦臣復季綱相位皆如其請名震
中外曰王敬者東萊呂成公門人以文章顯於時至畏齋推濟二公亢
克世其家學有畏齋文集藏于家曰柳文曰仲文則又有隱德而不經
自耀者也今彥銘之書隱有託於萬松夫豈偶然之故哉一舉首而忽
忽乎瞻其封塋一舉足而陽揚乎履其家廟出而見其宗鄰里族俯而
親其泉石魚鳥則彥銘以萬松名其書隱者所以著舊邦表遠邇昭後
嗣所謂一名而三物具者善乎江氏詒訓之道乎近世故家有族南北
播遷為人子若孫率津渙不收而人紀落矣孰有能如江氏者哉彥銘
學古通今與予同以學官試吏部故為詔之彥銘之學蓋出於其鄉先
生東山趙公云洪武二年龍集癸丑秋
七月望日許軒居山陰胡隆成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八

乙集

行實 風節

胡待制舜陟傳

羅鄂州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二年上舍第調山陰簿
 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為睦親宅宗子博士繇御史臺檢法官遷
 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遷故職當靖康初金虜驟侵中外多事舜陟建
 議依祖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極言軍國利病無所隱為上所信嘗
 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今日
 威令未振是非糾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
 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經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至過
 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橫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
 因勸上以乾剛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聞進殿
 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

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又賜文犀帶王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餌虜以求和舜陟言虜氣方張何畏而欲解一脣其計不可悔尋議遣康王出使舜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為戒未幾虜厭境上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為不可信今果然乎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二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惟欲守城則為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得人則寇不足平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上不許虜酋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義乞多遣蠟書以為元帥募武勇來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帥命王虜所邀金帛億萬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偽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即位于南京以瘡疖丐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東西水門糾合鄉民為巡社首招巨寇劉文舜高勝命以官以其徒為部曲自是諸郡

有警即檄之無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圍城索糧不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嘗環城而觀怪寂無人聲及聞喏如雷且垂燈照斬四壁如一驚嘆而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彥討之至廬而進已去舜陟止之千外正彥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彥不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意明年正彥果作亂其黨范瓊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舜陟叱斬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尾之瓊卷甲南去率誅死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人立祠生事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萬及於本道招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必爭之地望許臣躬上方畧詔曰胡舜陟議論慷慨請兵禦寇以徇國家之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方今措紳皆謂國勢未易振故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未聞有顯務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効漢高之必戰以起

士心上嘉嘆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爲威至遣將擅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改兩浙宣撫司叅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乃自爲奏乞分兵前途控虜言者以爭進爲罪降右文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吳江虜過則以舟數千旁擊之可以取勝不用及虜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抄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貲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鐵三萬牛驢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羣盜盜有得逸者妄訴其殺平民幾償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閩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謝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有備去已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

守者武人責官通在民者數萬甚急又託贖卒令市販輸金至則獨罷之招集流散官爲築室貸種簡集鄉兵威聲甚震偽齊豪帥王彥充遣其弟谷求欵附舜陟將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相繼奔軼聰犯高化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爲難與入海爭利命將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食且盡轉泊南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爲定規畫置官立務謹火印減役呼所買比常歲贏四倍南丹州徭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敕結徭人入暴省地舜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賞產畀之又益以錢賜萬計徭人動心公晟昇跡時以爲胡公一榜賢於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一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科自稱鎮東王爲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路兵討之即日趨賀州擣李松科挺身降引兵揜其柵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軍

適醜虜圍京城詔求願使太原者人莫敢往公奮然請行銓聞其風而壯之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今獲書公之盛德懿範其榮多矣而又奚辭公諱瑀字伯寓系出高陽黎為祝融至周有伯符啓封於程後以為氏暨伯休父為宣王大司馬晉泰興時元譚持節行新安太守代還百姓渡道請留詔褒諭卒元帝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侯景之亂靈洗糾合鄉里保黟歙有功仕陳官至司空太建中論佐命功詔配食武帝廟庭其後散徙居浮梁程山者於公為十世祖曾祖仲卿資孝友兄弟五人共爨而居王父禦僮儻有大節樂施三用是家益窶而居之甚安鄉里稱為長者皇考科通諸經尤深於易舉進士不售則高蹈丘園晚以公故封承議郎累贈宣奉大夫皇妣金氏累贈淑人先是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王父念之及公之生乃命淑人舉以嗣其姑故公初為臧氏其在齠穉志氣不羣少長績文諸老先生歛衽敬服遂繇上舍擢天下第一釋褐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時政和

六年也宣和元年轉宣教郎二年授提舉京兆府等路學事借五品服陞辭徽宗遽曰卿不須行除秘書省校書郎尋轉奉議郎丁臧氏父母憂服除除兵部員外郎轉承議郎七年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徽宗面諭朕厚遇遠人所至供億不如法當奏劾公次南京副使劉士元欲奏府中臧裂公曰未見有臧裂處若驟按之恐州縣望風增大事體倉卒間公私不勝其弊先是人使往來淮浙類起丁夫輓船縣率千人或水溢多溺死者有詔禁止而提舉人船王珣不悅畫別敕許遇風不順或水溢赴潮起夫率輓中書舍人孫公傅封還徽宗大怒以散官安置給事中許公翰駁奏責傅大重複落職宮觀及公渡淮浙過復如往日即諭縣令已有御筆禁止役民不遵守何邪令曰漕提舉約束俱亦其敢違乎遂約士元列奏士元畏珣不敢涉筆公獨銜以聞俄報所劾漕及令皆放罷取勘中外始知天子愛民是時封駁之廢方置講議司討論裕民富國之政孫許一時名流相繼論駁士大夫交慶及公奏至不謀而

同公議浩然歸重珣挾門司王通勢必欲危以法誣奏公所至宴飲專務沽譽送淮南提舉常平司體量珣竟坐誣罔是秋引法歸本宗冬金虜陷燕山又陷太原嫚書既至朝廷選使議和衆首鼠公獨抗疏請行遂借給事中奉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皇帝登極虜聞傳位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虜騎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公綱持堅守之說衆心稍定虜使來邀大臣議事詔右丞李稅右司郎中鄭望之往既議金繒之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旨假公戶部侍郎河東路幹當公事秦公檜假禮部侍郎往河中公與檜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今和議已定而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少宰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虜營無所係獨樞密路公允迪以坐氊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幕籍草野宿越數日糧糈告盡僅分甌粥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既至城下諸帥已先

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地城守甚嚴虜使王訛來至城下造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既至京師對於崇政殿慰勞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金虜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爲險阻使不得馳突始可與較勝負欽宗曰卿料虜人今來否公曰臣謂必來朝廷以臣爲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爲戰守之計使彼不得肆登極覃恩轉朝奉郎至是有旨特轉三官三辭不允除左正言有所見盡言無諱嘗言方今盈成之業既虧衰亂之形已見而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則薄示典刑欲汰濫繆則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以調兵則失於不熟講以儲粟則失於不早計輕出號令而不憚紛更耻言財利而不憂匱乏愛民利物之吏未盡庸死綏斬級之士未盡錄潰潰若此臣恐前車既覆而後車復不戒也欽宗曰朕非不知但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必有所失公曰天下之

事固當如此然謀之既熟而優柔不斷實墮事功又言比來宰執進對留身者無日無之以爲公則同列自當共論以爲機事不可不密則在位孰爲不當與聞者深恐喋喋多端足以亂陛下之聰乞明詔宰執各竭己見互相可否務歸至當然後俱退無復留身庶免偏信之惑欽宗以爲然因問近日差李綱兩路宣撫外議如何公對曰外議固以爲宜然綱與大臣議論不同聞命之日再三辭免蓋慮中外不相應今既統軍北去須賴聖明任之勿疑時臺諫章疏降付中書多沮不行或稽留不下公上疏論君猶心也宰執猶股肱臺諫猶耳目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今股肱反蔽耳目陛下將誰與爲治乎望於廣內置臺諫章疏總目考其事有當行而輒稽留者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又論臨御以來搜求疎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受而不能與不受同欽宗嘉納余應求陳公輔忤執政意相繼去國公論應求公輔志操凜然陛下擢爲臺諫士

大夫方慶言路得人一旦論事稍涉嫌疑大臣已有擠階之者臣恐自此直言之士不安其職欽宗曰二人相與爲黨向日伏闕蓋二人唱之公曰伏闕數千人二臣時爲館職恐不能鼓唱欽宗曰耿南仲親見之公曰方士庶伏闕二人入局爲衆要留南仲宣諭聖旨之時却得公輔轉諭衆人欽宗曰南仲殊不如此公曰陛下旣以南仲之言爲然便當以鼓唱伏闕罷黜不當因其事指爲觀望且南仲以其人爲有此事當其初除諫官不奏何也又論僉謂徐處仁庸繆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不振陛下深惟社稷安危盡賜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克康濟又言陛下持苟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弊未息官冗而不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邪佞而多方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謹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宦官及側將爲變於內而不知殺其勢民庶困耗將爲寇於外而不知結其心臣未知諸臣同朝奏事與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他日進

見又論四方萬里之遠所恃者監司臣觀見任與差下人尚多不才乞
精選省曹臺察卿監中忠直彊明之人分洩所部庶幾遠邇均被實惠
蔡京父子童貫朱勔罪大責輕公累疏乞大正典刑又論何執中余深
往時奴事蔡京欺君誤國乞追執中王爵詔太常別定謚授深散官竄
之蜀徼又嘗歷數漢唐宦官之禍今不當俾之參預外事累數百言凡
再上章乞補外不允會侍御史李公光言星變欽宗問曰卿見之否朕
宮中數夜遣人瞻視及問徐處仁皆云不見公曰災異之來要在正厥
事脩厥德願陛下勿問有無第察事之正否德之脩未自然上天昭鑒
變異可銷初公再論蔡京等罪欽宗曰凡為吳敏力庇護之公曰陛下
既已察見便當親賜處分欽宗曰當即批出後數日事寢公又入奏畧
及向諭之意敏遂奏公漏榻前語欽宗不以為罪密勅近臣諭且曰程
其在諫垣其宣力至是又謂公曰李光如何公曰臺端之任剛正有守
衆以為宜欽宗曰只有文字論朱勔却黨蔽蔡京公曰臣觀光非黨京

者當是見臣等已有章疏及朝廷已有行遣不復論列欽宗曰須卿做
取文字來公曰臣當恭稟聖訓然臣於光舊為朋友陛下或全臣私義
乞宣諭其他臺諫豈是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數日有旨與遠小監當遂
添差漳州監稅公居言責五十四日而罷光堯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封
員外郎明年轉朝散大夫遷光祿少卿第進士廷策改國子司業太淑
人感末疾丐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宮紹興元年召赴行在所入對上疏
言金虜肆亂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
避此豈虜真不可敵哉顧吾不敢與敵爾因書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
訪賢不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又言國
家承平垂二百年金虜兆禍寇賊乘間而起陛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
兵戎未息為憂然積弊之極文移因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
因循財用盡於浮靡以縱姦為長厚以廢事為簡靖毀譽言失真備私害
正不能大革不使歸於簡易樸實屬以威嚴振肅綱紀肅然徒殫日

力望詔大臣一新政治庶可以興衰變亂又言去冬金虜悔不南渡今
茲劇賊李成勢稍衰弱臣深懼危苦之言不達於聖聽玩日又安不虞
禍發願陛下深思遠慮夙夜以定傾扶危厲志庶幾禍亂可弭太上方
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議論不合迺力丐外補遂除直秘閣提點江東
刑獄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進言曰比歲軍旅未休輸餉方急州縣常
賦不能供億勢必至於科擾望明詔宰執俾未通練財計之人相與講
究利病省節浮費修廢舉弊國用贏銜倉卒不全科歛又請州置教官
一員使專務教導上曰士大夫稱道卿中外如一即日拜給事中賜三
品服嘗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致治忽之
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又言夷狄之患未有甚於今日
然物極則反願與大臣力圖恢復頃之兼侍講入謝進言曰夏有后羿
之變而少康成其功周有懿王之厄而宣王定其業願博覽少康宣王
之事思所以伸憤而雪耻者詔大臣以捐省末務日為恢復之策則中

興之功其必濟又言今日請將官高而不可使兵衆而不肯分編慮
其偏裨或有可擢拔任用者望降旨令諸大將依從薦舉指揮各舉
數人陛下就加銜擇稍分所轄之兵或遇警急則酌事勢而遣行或幾
兵不備重裨之能者得以自見又言金虜狼貪虎噬而兩年不果南牧
者關陝之兵牽制之也望陛下建藩維於淮南設控扼於江上而大治
舟師以防越軼居亡何求對便殿進言曰黠虜作禍于今八年未見恢
復寸效此誠諸臣不才之過望陛下上焉思委任賢能駕馭英雄推誠
盡禮之道次焉用策驚駭鈍棄瑕錄善破朋壞黨之術又言政和間嘗
置局裕民宣政間置司講議皆紆急救弊之舉意非不善一則奪於柄
臣隨命即罷一則毛舉細務徒費日月此無他權要無以市恩近侍無
以竊寵冗食益員無以侵耗太倉其實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而小人皆
不使脩政局之建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是在今日已為後時願
陛下照之以不惑之明斷之以不撓之剛所謂中興政事此其基也又

論國家自播遷以來祠事極爲簡陋望禮官酌蠲養之儀以時設位躬行獻享天子嘉納又言三衙之兵軍弱而額不補五軍所統多招懷撫納之流謂漸充舊額隨宜禁衛增壯控馭得所不至有意外之慮又言衛多君子吳季札以爲未有患晉多君子季武子以爲未可媮今侍從才十許人自初置至初裁定員闕傷於大小政宜招致英傑使侍從之官無至者置卿監以下員庶幾臨事無乏材之嘆又言漢光武親臨戰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疊節騎往按視無勞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金虜入寇皆望風逃遁陛下能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既而論以平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樞密院公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乞罷所職除兵部侍郎不拜抗章自言臣蒙陛下厚恩惟冀報國比者輒有駁奏事既不回義當去位兼臣二親年老且病不能從臣官是臣事君親之誼皆未盡也上感其言親御寶酌書章尾優賜職名擇善都以

使其私遂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卿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中日令秦檜諭旨叅政翟公汝文曰給事觀上委曲如此安可復辭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政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徇所請然深不欲卿去特賜象笏示隆眷也南渡後內藏不復有所積歲撥左藏庫錢帛萬數充之至是復令支撥兌供頗夥公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有事戎虜其至仁遠慮則欲整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故真宗皇帝宣諭羣臣謂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神宗皇帝揭號則曰每懷怵惕心安意遵遺烈顧季不武資何日獻戎捷累朝以來三司闕乏則假于內庫或累年不能償卽蠲除其事蓋可考也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庫錢帛數萬已不爲少陛下宣諭臣僚亦有躬行節儉之言然今歲始交秋而左藏歲供之數已足近日復令兌借緡帛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使四方之民灼

知盛德是時都督之建頗合衆情朝廷繼遣沿海制置外論詢公言
臣觀今日退避之計多防守之計少願陛下專以征伐責將帥裕民理
財責宰執而宸心孜孜務脩厥德上合天心下協民情則金虜之強可
以坐視其弱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者久之復申前請御批除職名與
郡以便溫清再議復除前職名知信州矣給事中胡公安國中書舍人
劉公一止連以疏論公忠信可以備嚴糾正直可以司風憲留在朝列
則嘉言讜論上沃聖聰所利博矣於是復留闕賊范汝為既平朝廷以
密院人吏劉希房等十九人有勞各轉一官資公言將士冒矢石於外
人吏受恩賞於內理體非是方欲作興士氣以立武功使倖之救豈宜
承襲臨安府營繕上自侍從近則中貴外及僚屬下至胥史被賞有差
公言移蹕營繕官吏職也苟無曠職何功之有皆之寢罷是時上方勵
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
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達治體未震亦深此學上乃召

用繼又訪人材於公因薦徐明曾程俱范冲趙思成蕭振皆一時名
流五月詔侍從條具已見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公上疏條具
當時急務十四事其說甚備皆剴切上契聖心自公之駁邦彥也時相
追仇甚深密以後省封駁紛紛奪主柄之說動上一日私薦席益既取
旨趣召即招後省官出御批示之同寮相顧默然公曰席益為人相公
豈不知何必引用即入疏論益後數日公為臺章論罷提舉亳州明道
宮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撫州州當要衝酬酢叢繁帑匱歲仍饑
饑崇仁宜黃寇盜竝起歷時不能禽制公至則招材勇士料兵重賞未
幾賊黨悉平且命屬縣勸誘豪右損價廣糶四境由是安集旱禱必雨
歲不大侵以二親懷歸故里丐祠章再上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丁
太淑人憂明年丁官奉公憂服除轉朝議大夫以前職名知嚴州未行
改知宣州金虜將南侵公浚隍增陴治甲兵豐廩儲隱然為江右重及
虜敗北堅辭郡事復奉祠十二年春召赴行在是時和議已成公欲激

厲上意使疆於為治入見首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屈已力
主和議卒使疆悍草心迄從聖欲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為愈於昔時謂
可以少休猶復加聖心強勉焉董仲舒謂天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
勉非虛言也上再三嘉納拜兵部侍郎兼侍讀賜爵鄱陽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復上疏云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讎未雪豈得遂
為休兵偃武計臣願陛下厲志而已景靈宮朝獻後公因進見言土木
之功勞人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有不
可已臣願此外一切禁止竊觀自古中興之君莫盛於周宣而不能無
過故詩人箴而不已遂有規規而不已遂有誨誨而不已遂有刺以此
見居成功為難上改容嘉納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以進中間為侍讀者
因陋就寡但書故事進讀不復約文申義發明旨意公乃即所讀隨事
深切著明之後嘗入侍從容語次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
敷陳甚善公曰講義固不必進然但讀而退則備員已甚嘗讀三朝寶

訓至真宗訪通經義者於李至公曰當時至所稱惟崔順正一人蓋通
經之士最為難得自科舉復用詞賦後生工於剽綴苟取科第今治經
比詩賦才十之一恐數年之後無復有通經者宜斟酌兩科進士多少
特加抑揚使經術不至廢弛乃長育人材之道秦檜謂公曰上宣諭伯
寓在經筵嘗說兩科習經者少當如何措置公曰欲使不偏廢莫若經
義詩賦合為一後遂付禮部施行資善堂闕上特除公進爵子增邑五
百戶又嘗讀真宗獎擢劉鋹公因言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不可棄遺陛
下加惠多士崇建太學而選試教養國子之法未聞願稽有虞成周之
制以詔有司復進疏論治亂安危相為反復今雖愈於昔年然金虜常
有輕我意求釁背盟近則數年遠則一二十年不敢保其必不然也願
強兵厚民預為久遠之計虜雖有窺伺之心亦將潛消陰沮是乃和好
久長之策未幾轉中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翊善上眷禮雖甚厚
公實與端揆議論背馳深畏猜忌之禍乃力乞奉祠遂除龍圖閣學士

知信州陞辭特賜御書真草千字文象笏犀帶是時執政侍從俱未之
有中外歆艷歲在甲子夏大水壞城郭屬邑發洪幾千所敗民田廬漂
溺不可救公具奏水災異常及寬郵事自請於朝時宰方歌詠太平惡
言災異閱所奏訖顧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公聞之曰時不可為
矣遂稱疾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六年轉中大夫進爵伯加食邑八
百戶十九年再任遷太中大夫進封廣平郡開國侯加邑三百又以郊
恩加食邑三百為一千四百戶實封一百戶明年陸升之訐前叅知政
事李公光私撰野史棘寺承柄臣風旨鍛鍊論報謂公不合與李公通
書問寄衣帛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正月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
夫辛亥薨享年六十有六遺表聞特贈左通奉大夫宏靖以其年十二
月返葬于程山之左父之塋側檻泉感涕用叢辰家說以乾道丙戌改
卜于龍潭之東五里白南鄉松林寺之右夫人沈氏實合葬焉子三人
長宏雅未冠卒次宏濟通直郎監建康府權負務都茶場卒於官李則

宏靖女四人長適故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負務明臧栢仲適奉議郎通
判南安軍胡璉次適奉議郎新權知汀州汪賡幼適進士臧楠孫八人
曰有功宣義郎新通判秀州曰有孚承奉郎廣州增城縣丞曰有元有
章有尚有大有渝有嘉公識趣超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
寐博極羣書故其文闕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的既沒其立言有論語說
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義十卷尚書說一卷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
黃門忠告經筵講讀三朝對語各五卷資善堂口義二卷飽山集六十
卷野叟談古兩漢索隱唐傳摘奇詩話雜志各一編惟公所學根於至
正所養全乎剛大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故進退惟道
是視筮仕學省道家者流林靈素翻譯道書雜以俚語嘲諷朝野翕然
信鄉大司成李公邦彥率官寮生徒晨往聽講公喟然拒之泰使為司
業一日謂公曰何不謁太師太師極相喜嘗云當以立螭處之公唯唯
遜謝終不一詣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難為恭而正國體救民

漢辨賢不肖別白是非必反覆爲天子盡言之治郡必舉大綱畧苛細
鎮以簡靜而矜拊百姓常務聚所欲而去所惡崇禮教官嚴月試季攷
法親第其藝高下承學之士翕然嚮風臨川宣城適當朝廷多故兵征
四方調役勞午公應變纖悉有條理軍無乏給而下亦不告病登法從
二十年三領州麾所至未及書攷而去立朝僅有五月餘皆奉祠里居
卜築龍潭之陽絕口不掛時事實禮賢師程督子姪口講指授蚤夜不
倦間有與計偕取科第而公所以責厲者乃曰讀書修己任重道遠君
子務知遠者大者汝等毋以應舉覓官爲厭足之道自號愚翁自爲傳
大槩云短于曲折或以爲直昧于趨向或以爲介不疑人之欺已或又
以爲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爲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精思已而知悔後
又復然知其爲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乃以愚自名蓋厚於責已而薄
於責人勇於爲善而廉於取名公之志也首推蔭及臧氏弟仕至爲郎
所以圖報鞠育者毫髮無恨既躋八座當任子先以予同產弟次子孫

然然後及其息官所不能及者則爲經紀生事甚厚奉家廟嚴春秋二
祭薄正儀物豐儉適中以爲可繼可傳之法公簡易端諒不殖產田園
所入僅供伏臘嘗有以良田求售者故叅知政事張公壽聞之貸白金
一巨篋公瞿然曰人生粗了目前足矣何至苦求贏餘即命舉質劑還
田舍翁而歸其金其敬賢下士汲汲惟恐不及人有片善不啻如自其
已出襟府清明其平如水借或深情厚貌矯飾求售公雖灼見其肺肝
而遇之以誠不惡而嚴彼亦往往悔寤深自愧訟平生予人薦饋未嘗
專一介之使與夫假寵姻故以行者於寒門下僚尤加推輓期於必濟
至於韋布生或袖書賦詩挾舉子業卒然通謁亡疏戚倒屣以迎即所
爲文相與切磨商論是非一時名教有所倚賴云公酷嗜論語研精覃
思隨所見疏于冊練塘洪先生與祖蚤以是書從公難疑辨惑者二十
年晚得所說卽爲序冠其編首有曰養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
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所不能

到而考諸行事若合符節有浩然之氣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也公云
其書盛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京西錢板流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
寓乃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爲是而議檜爲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錢板
邪乃喻言者論劾洪魏視官南謫臺符下京西搜書與板焚毀而公之
子若孫名在仕牒者廢錮不調復謀所以擠程氏者而秦亡矣初公被
疾踰月勢侵晨起草遺奏以授門下士故吏部侍郎余時言俾上之又
爲書具言喪葬始末毋得效俚俗浮靡至於孝友恭儉則諄諄飭曰能
如是可以保家否則身不能亢徐顧左右曰去上元不遠矣趣命將祚
于中堂期至而逝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夏論君子有三
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公實有焉銘曰
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公實有焉銘曰
氣大以剛塞乎天淵孟軻浩然正諧韶濩勁沮金石退之渾然折檻嬰
鱗旋乾轉坤諫草凜然絲我者吾不我者天全名爛然有子有孫益熾
而昌蓋繩繩然鑽石珊瑚辭與山不磨靈論曰然

胡制機閣休傳

胡定庵

胡制機閣休字良攷婺源人宣和初入太學與陳東汪若海義氣相許
若海以女弟與閣休爲昏時方諱兵閣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
科閣休應試中優等補進義校尉進承信郎金人圍城閣休分地而守
二帝詣金營閣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桌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
閣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閣休得之泣下
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保義郎鼎州鍾相爲亂相亡
餘黨楊公率其徒居湖湘聚兵數萬立相子儀僞號太子或曰招之便
或曰討之便閣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
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閣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公功
進成忠郎兼正將鄂州駐劄飛被誣死閣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
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昭德安太守按宋史稱閣休開封人蓋閣休本
民之類在宋若呂濬稱揚
州在介然稱開封情然

汪敷文大猷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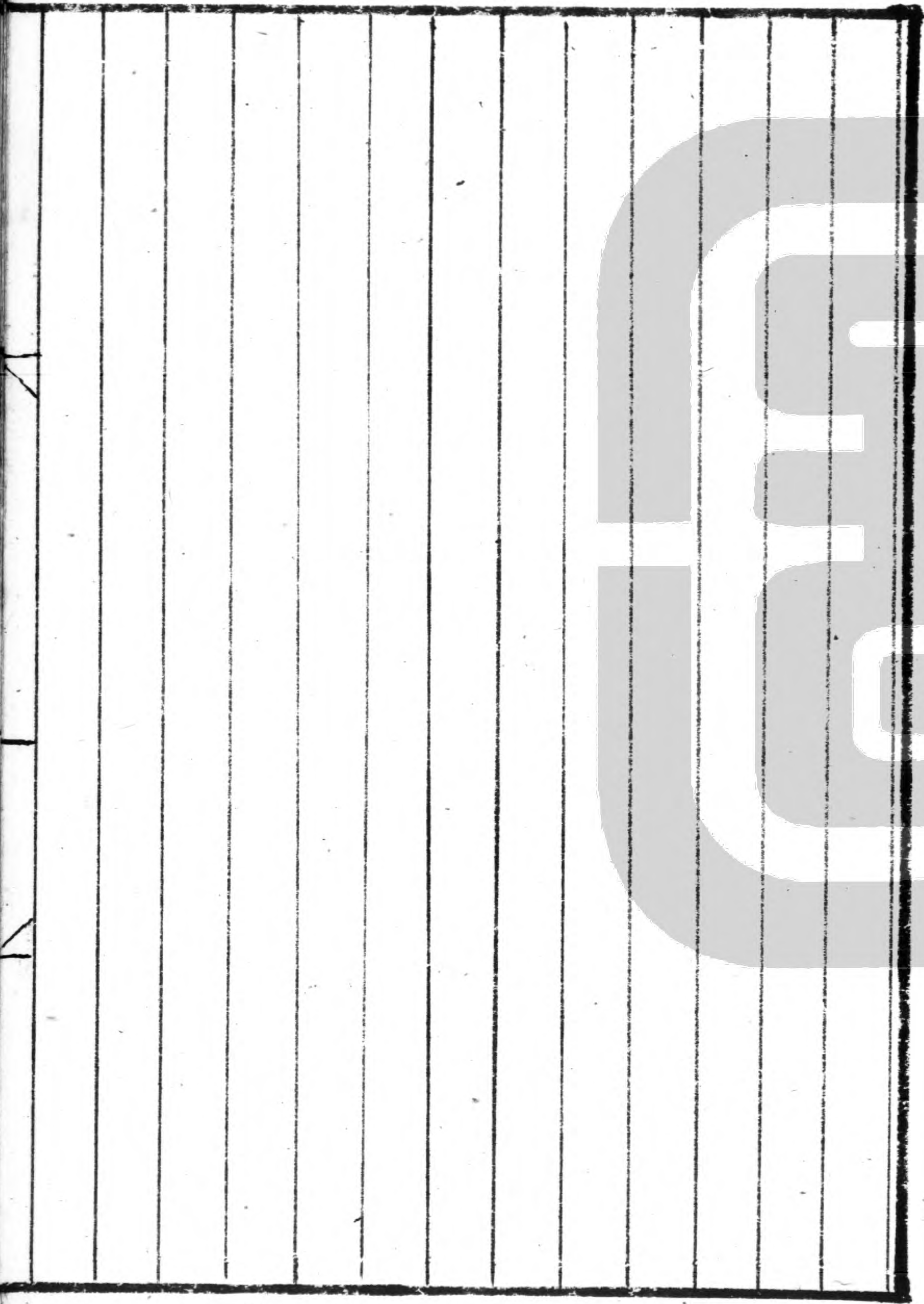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郵縣人按大猷之先婺源大坂人今考其譜云幼惟謹遷鄞惟謹生元吉元吉生元正元正生元敬元敬生元其初生思溫知臨安府思溫生四子其次大猷也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太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

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者長直隸經總制司竝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二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疆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疆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疆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

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實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曰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回目黑如漆語言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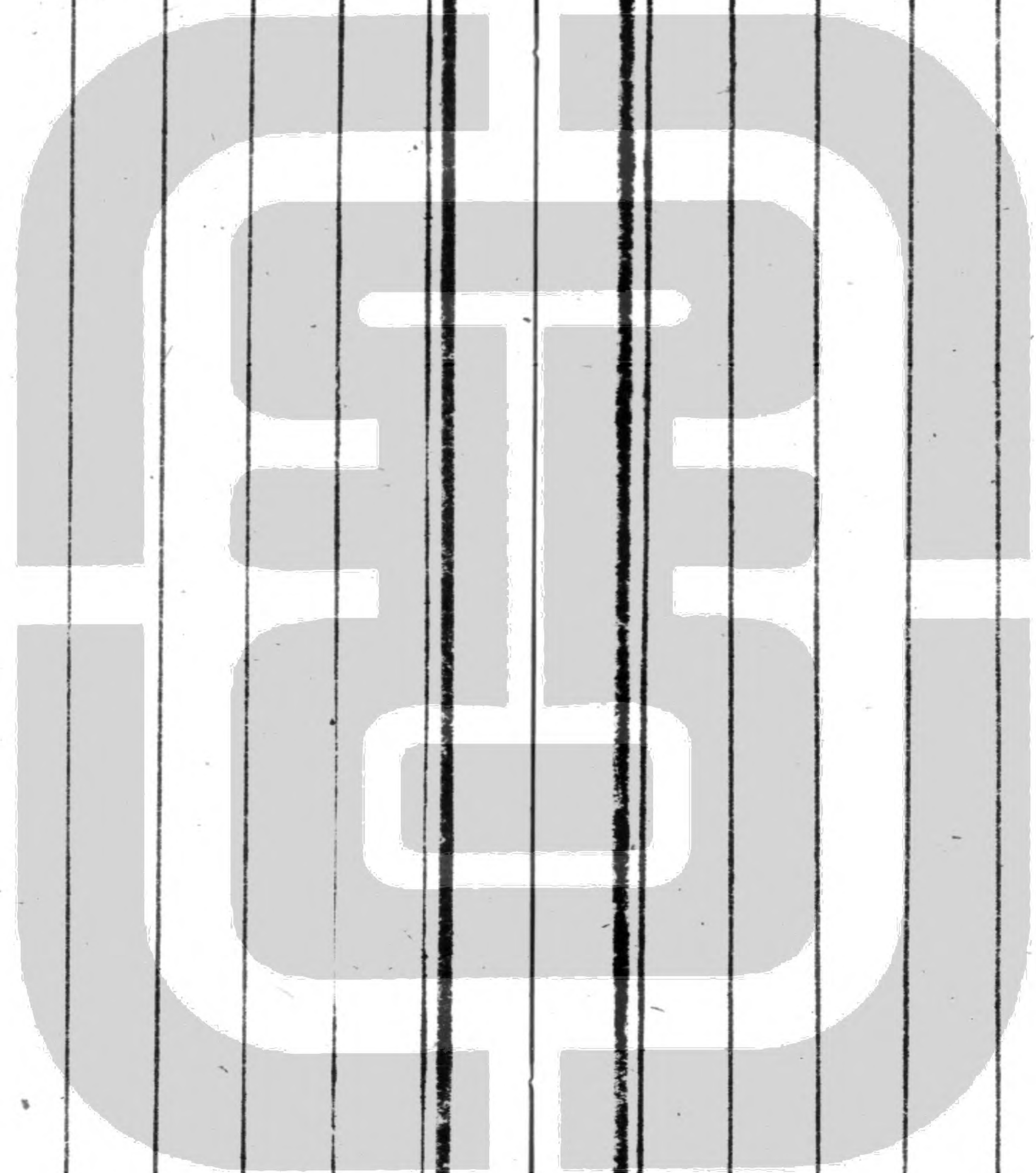
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召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眾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忘訓誥等書



海



海



切而葵終於迂延公數入文字奏不已葵造謗以公爲黨於京湖制司
公坐是出臺遂與郡然公奏疏謂邊閩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不容幸
災樂禍所合協心釋嫌而嵩之亦憾公時行簡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
在政府深以葵攻公之言爲疑後有自淮東來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
有書與葵往來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爲賢昌言於人謂呂伯
可元來獨立無黨而葵與嵩之怨之公待郡缺七年淳祐二年壬寅正
月迂者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托以奉親不便時則嵩之以嘉熙庚子
四月自督府入與宗勉竝相久之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去宗勉卒于位
嵩之獨相大權旁落尋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人相食江潮欲
吞菜市良山門又客星見于尾而世事大壞矣嵩之雖得彌遠人才薄
心知敬公而內怨臺中所論閩事實忌憚公四月改除浙東提刑數日
嵩之令鄧洙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而葵賜出身亦在樞府五
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浙東提刑在任半年監

察御史劉漢弼與中書舍人華音俱出理廟臨朝諭臺諫不識事體只好尋一舊人言公姓名高之恨不出已意退擬兩人進一其私也御筆特批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爲監察御史至朔特旨內引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事甚好者三續又諭高之除兼崇政殿說書高之雅不欲公入經筵陰肆沮抑時項容孫除殿中侍御史同在言路容孫子娶上涇呂氏女於公爲從姪高之俾容孫上疏回避欲撼公去而於法無避高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王瓚者不樂公好喊鬧除瓚爲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家史洽高之欲激令瓚與公文攻公卽日出靈芝寺回避理廟親洒宸翰呂其求去朕已降旨不允可令都司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高之見上眷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檢正韓祥都丞陳一薦二人挽公入闕高之文自作簡調停公謂臺諫旣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旣出再入有例宜且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

請約王德成先詣公聽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爲高之客極兇悍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不許臺諫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獨奏筆短卷固不可盡信若不許受短卷卽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疏出人皆謂然高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吏手與豪民相表裏暗增下戶稅額公以此劾去烏程令諸葛千里高之怒言都司韓履善謂公曰祥等亦如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院言事姑寢矣高之自督入相蜀襄淮無歲不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十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誇大挾以邀君謂邊事非我莫能當也至謂謀報北境內亂欲自以爲功從壽春漸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豈可復蹈前轍然尚不欲明言疏但謂我之間諜竝未嘗得其實不宜輕信妄動高之弟賓之知徽州貪虐妄作公不避鄉嫌劾之高之最惡公言邊事四年申辰五月除起居郎出臺兼史院官公屢求去八月丁母潘氏夫人憂九月四日高之丁父彌忠憂歸四明謀起復徐霖馮棻

等及太學生羣起攻之嵩之敗議者不知公之兩爲御史俱出理廟親擢初實不識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一事繼是當國者乃例以爲嵩之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一閑十二年官階祠祿一不屑意歸老故里回年二十二至巖鎮見父執八年戊申也公憐其孤露啓誨諄諄至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臨封字之曰萬里明年壬子公子沆知於潛及改辟淮西餉管皆迎侍以行回東西奔走不及再見而薨於金陵寶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世運之消長係焉近世或乃人才日長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啓學之盛則過之熙豐邪黨以元祐學爲禁程氏之學與蘇黃胥爲禁遂失中原學禁一弛光堯以是中興迤及乾淳蘇黃詩文學者所尚獨宋文公續伊洛之學未有能深好之者慶元黨論復起又以爲禁孽韓死嘉定以來不及見文公而能續其脉者西山真公德秀鶴山魏公了翁而公亦其人也公

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沒實文公毋夫人之從姪女公得其家傳發明文公之學稍得緒餘爲名進士建安刊竹坡類藁若干卷行世竹坡者公初居西馬城時種竹因以自號也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特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侏遠清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於賈似道則連無可消而有所歸矣自公之廢以庸謬汙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比比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沆師尊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除右文殿修撰知漳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二相在政府爲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薨之明年正月喪至馬城九月歸葬巖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已書次女適迪功郎劉泳孫五人見沆傳文集未刊行者藏于家公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

生男女十四人樞密汪公勃之內曰四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內曰三姑是生義和義榮義端吏部朱公松之內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者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勝覽公爲序穆子洙太學博士以公爲師論曰宋之天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不然則有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與宰相交通可乎臺諫奉承宰相之意自王安石行新法始章蔡紹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然猶有陳瓘劉安世百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嵩之皆陰與臺諫爲一以去其所惡而擅權固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爲御史出於理廟親擢前與喬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時則理廟端平親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自榮王與丙通脉月疏間有節貼宣諭此存姻戚深防宰相言路之合然乃德爾遠立已之恩以邊事相其猶于嵩之大效雖臺諫多其私人猶未敢全

欺理朝所以左史公尚能以行其志議者不察過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竝無交通臺諫之迹而大闢董宋臣用事臺諫皆出其門自鄭清之再相則與周垣陳求魯陳垓蔡榮相表裏以媚宋臣以罔理廟吳丞相潛初以忤宋臣逐謝丞相方叔以子循與宋臣爭湖山治游去實則泉州人洪天錫外師呂中而內客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天錫論事嘆息無由得對可一吐所蘊如宋臣謝堂厲文翁近習戚里之橫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錫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中當言何事當劾何人爲也中歷歷教之天錫之進又陰與謝脩深交以干方叔遂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黨謝脩扶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廟駭愕不行一再疏宣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險矯詐世不悉也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列尚書終畏其入與聞帥宋臣憤天錫脩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無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全爲臺諫論逐

槐以行都弓手火夫昇槐出關若下大理恐之者元鳳相大全參預用
吳衍翁應弼論竄大宗武學諸生皆宋所為大全敗潛理廟并遐由是
咸淳臺諫一聽命於似道者十年彈劾全疏出於似道付下而貼黃行
否任似道去取宋之革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相為一之罪乎故因家
傳而極論之

贊曰昔之科目士患不中及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之俾臨其民名
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賦役改秩作邑事罔不試乃臻朝績兩豕其冠
兩繡其衣公出再入耽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簡之老宗勉之天嵩之
盜三皆不合誰知有君左螭一出終身耕雲丁賈敗國葵我臺諫惟公
之時尚無此患周程學問歐蘇詞章高山仰止千古紫陽

方吏部岳傳

洪杏庭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門人父欽祖鄉人稱為方長者主維義役積年岳
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嚴陵葉子儀教授挾多聞困苦學者升講堂點

請諸生覆誦通鑑惟岳與方瑒能抗之相約每及通鑑其事即須舉其
人姓名始終見其卷覆問之葉遂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皆為首
選詳定官以語侵史丞相彌遠為甲科第七人調南康軍教授未赴丁
母憂服闋調滁州教授准東制置使趙葵奇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幹辭
不就及考除淮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卒闕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
城怙然趙公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
司幹官丁父憂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
代葵書稟語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闋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閣而嗾
言者論列閑居四年嵩之父彌忠死以營求起復得罪天下范鍾為左
相以禮工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輪對首言化瑟雖更
聖心未一謂之剛果時而陰柔謂之清明時而陰晦殫土木以彰寵賂
何以訓吏廉任環列以示昵私何以杜儉謁奏畢言東西關和戰之議
及代書撥怒之由上再三嘉歎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復當對謂政柄

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陛下之德未出於一如此則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弘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方今之良圖隱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他日之奇禍次疏謂丙午爲自古厄運攷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燭武已老丐骸而去幸也王陵少類不知誰可代之萬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是歲淳祐六年丙午謂嵩之行將服闋范鍾以告老去游似如王陵之類無以爲繼也其言亦深切矣通講榮王邸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與茂其敬之七年除秘書郎方掃華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辦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在行始至即以禡祭違禮與同寮辨論不合又有欲括金陵隙地爲高疏以規利者有以陳歿爲死節者岳力闢之丐去不許葵出行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軍郡當揚瀾左暴蠱之衝風濤險惡置闢以便行舟湖廣總領所綱稍據開口邀民

錢萬始得入聞民船有覆溺者取綱稍榜之百京湖閩兼總領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力丐祠丐罷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急足榜諭之寇知威名迎拜車下而散郡之廖姓峒丁派也廖教授復之者與峒表裏殺人殖貨爲郡梗岳奏乞竄廖復之而誅廖宗禹復之等多貲先爲計奏格不下而下福建帥趙希滸覆實希滸下郡追人索案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丐去未報則拜章交郡印與以次官而行旣歸然後得旨如所奏改知饒州未上罷起知寧國府未上罷時寶祐四五年乙卯丙辰之間也越七載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橋若城及門爲大役後邕廣運兵出湖湘旁江西而北袁有城可恃者岳力也時丁大全當國矣以先求舉劾不從怒及令張生者攜斬字求爲造宅差舟買釘已差舟矣求買釘錢弗與尋除尚左郎官

而屬沿江副閩袁玠劾之罷下郡磨筭應干支遣追償其錢死鞫勘者
數人玠遣校詣門索錢售田業償之又兩悍卒索考功印曆既授之矣
復數日以曆歸索領狀岳題詩曆上解嘲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
生歎富民貪吏富民玠疏中語也賈似道既相起知撫州岳辭已題發
印曆無出仕意似道與再給印曆盡復元官給之也不得已巽辭以謝
謂似道能釋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
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謂秋崖人所居堂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
段塢木何家塢也自為歸藏之所曰蘭窩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與四
六不用古律令以意為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稟行於世重修南北史
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未傳方虛谷跋方秋崖王成書秋崖方先
同姓異縣寶慶己丑丞相訥齋程先生岳字巨山徽州祁門人與回之先
堂別省第一一人殿試本亦第一以語後彌遠為甲第第七人范丞相錫
為守時則吳遇龍婺源人在太學易義有聲以舍選擢第後范當國
除訥齋秋崖及吳皆為太宗學博士號新安三博士吳先以大學正
倅隆興府太學之除未至卒訥齋為宗學博士授經榮邸下轄客次
入書院依常例秋崖亦為宗學博士上堂聽不下橋需嗣榮邸王與內

與丙以是忌秋崖之為西歸兼沿江副閩主和工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辟入幕史高之為西歸兼沿江副閩主和工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
代蔡草書責高之而高之怨蔡賦詩而歸差有刑工架閣之命即高閣之
族論閑居四年高之相矣秋崖賦詩而歸差有刑工架閣之命即高閣之
所勝經一營得再相蔡以樞使出督陳韓仲潭秋崖山為蔡參議官兼權
工部而一出一不可入矣蔡之幕客朱申舒滋秋崖山為蔡參議官兼權
秋崖自言諸朝巧祠得知南康軍賈似道時為荆閩兼湖廣總賦郡臨
左蠡置閘便民舟湖廣網稍據閘不許入民舟或覆溺秋崖杖之百似
道怒謂無體統移文具析秋崖謂湖廣總賦有一方岳可於江東郡尋
以道撰飾詆其文有曰豈不秋崖謂湖廣總賦有一方岳可於江東郡尋
山不道撰飾詆其文有曰豈不秋崖謂湖廣總賦有一方岳可於江東郡尋
曰請方制地間謂秋崖避趙制置父名則曰方岳避丘道益不甚陸壘
知大學生陳應子崖能言之丘岳時為淮東運使在真州後雖淮關秋
未嘗入其幕也陸壘之誣自不必辨陸東運使在真州後雖淮關秋崖
廟名天報之數然似道是時竟秋崖後改名景思以字畫相似壘知
武軍忤齋帥趙希靜自劾去改知饒州未上罷知寧國府待次計彞居
七年訥齋當國得袁州新其城廣西兵入城不陷秋崖之力丁大計彞居
國書屬事不盡從廣南制閩李曾伯參謀不行除尚左郎官喉乃已似
帥袁玠劾罷下郡磨筭支帳獄死者數人會陽羅失守大全罷乃已似
道入相起知撫州秋崖辭以考功曆為袁玠索毀矣似道與再給印曆
復元官皆給也即論寢新命未幾卒景定三年上戌三月十八日也年
六十四回章為先生私作傳甚詳靖惟斐然小年見先生時年二十
先生卒時回年三十六此書藏三十五年明歲回年七十科名幸獲

先生之跡殿對亦考居第一賈似道忌之易真以甲之首
文章名節則不及先生遠甚而壽稍過之又何其幸邪

書國史定庵胡公升丁巳事

方虛谷

屈子之遠游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
吾弗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獨來者之
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
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
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神僊度世之可期回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志
用事遂董丞相槐啖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輿過大理寺以恐嚇
之然後擲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
可當是時縉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端明尤公燦提綱史事對客竊歎逆
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與公素也大
全怒遂充公或告公為尤公黨遂著天府陰奉旨逮公海青籍隸諸

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拮據賀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當修纂遽謂公
為某人某人傳訪訛索其藁公對有理猶坐他誣謫九江徙臨江又徙
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後雜藁者自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
清淡幽而光微而顯如其為人公生於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第葉
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而衣器書硯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
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間得所抄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
斯文者蓋皆公之手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聞世故
更患難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
不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死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卒皆抱恨
九泉不及聞睹公年七十有六巋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黨談
消影絕矣公雖位下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搏把玩也出賈誼鵬
賦而天理之終定者猶及見之則其胸次灑然當何如邪

監簿呂公沆家傳

方虛谷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開國先生子也開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後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迪功郎台州黃巖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察御史依條改監西京中岳廟次任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所謂總領者賈似道也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微有隙左史再除監察公再任中嶽交好如初甲辰左史出臺立螭以憂居里遂不復仕公之再任中嶽也丁卯祝夫人憂改官知臨安府於潛縣壬子之任父子同閑居九年矣迎侍就養垂滿淮西總領趙與弼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二月公生日左史薨於金陵護喪由西馬城歸巖鎮葬服闋戊午請兩淮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權郡護浙東提刑司印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文特差充行在檢點膳軍激賞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印登朝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似道景定三年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南諸路謂可免

和糴魏臨安克愚當奉行陰疏七不可遭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與似道劄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易新佃改莊官不便不若責付元賣主歲自抱租運納會子起於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十足會價終於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並行鄭清之相首發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一準十六界二而物價騰踊會價新者與舊俱落至欲履畝收楮此爲清之大罪高之廢十六界行十八界以一準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閱歲二十五民頗安之理朝微時行第十七福王與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廢二楮者此也似道改作銅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之三理廟難之乃於升遐之日僞作遺詔發十七界行關子舊比許以舊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當收舊界新十七界十五貫換與關子一貫可也而似道直發十七界更不換與新關自四川破十八界會子及關子用徽州紙易破爛

聚於行都每貴民間有貼會錢官司受納必欲好新楮似道置局令百姓出用錢換新關子當是時十七界白楮楮十八界白芝楮取繪物名關子目曰關楮民戲言過此一關不得公謂關子雖軟腐官司受納通用則流行矣置局許百姓換新好者則是自賤軟腐之楮民烏得不疑似道當彗星出時以請罷公田卜理廟意非誠也公諫似道尚未見罪至此竝言公田關子似道大怒公亟入笞丐去則偽除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華州雲臺觀祠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祠起知全州未赴論與建昌軍僊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祐元年乙亥二學伏闕上書訟公屈召赴行在公不復出似道敗殛死而國亦殞矣公師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朱文公之學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政以金質米餉軍米歸制司而金不得總所前後紛競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帥孟珙見之謂敷祈明歸金而奇公再為中獄過吳門吳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監司交惡繫囑公待旁一言願兩効罷

槩尾餽百金公答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敢出對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毋祝夫人旁近古墓其後人願改公謂汝墓在先吾毋葬在後骨肉一同何忍如此悉築牆圍之共為一區在於潛重囚逸見榜感公未嘗訊杖自歸獄在婺寄居誣平民為盜鎔銅汁封鐵鎖實獄公被命踈決縱之斷朱章四十二年不決田訟息吳王兩府二十九年不決墓訟似道捨相府以平章遊宴公謂此國體攸關凡三移書規之似道憤恨不止公田關子疏也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後道遙杏城巖鎮間十年南北士大夫交敬義理典故詞章翰墨如先左史學問本朱文公而文兼歐蘇後進師焉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一官至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內子宜人孫氏戴氏子五人長相將仕郎早卒時所聘松木汪氏女先喪汪氏撥以田三百畝為呂將仕戶議續好公謂未畀姻謝還之次本前修職郎浙漕貢士亦先公卒樞機標皆將仕郎貧為州縣學官女五人婿戴孔孫前登仕郎吳應紫

前太學守約齋生謝楠前宣慰司副差永豐倉大使章明佑從仕郎休寧縣尹方師聖皆進士孫男女曾孫男女不勝書卒後二年丁亥二月葬母祝夫人墓西汪樞密勃之內乃祝夫人之祖姑汪公義和義榮義端之母及朱文公之母皆祝夫人之姑世謂祝氏世生貴女以公貴累贈至碩人如夙占又陞淑人

論曰士大夫出處之際豈非天哉先左史公兩人察竝不出宰相進擬甲辰八月以憂去國九月高之敗繼相者不察闕公一紀公亦坐是閑九年而後出宰百里乙卯丙辰丁巳丞相槐師也丞相元鳳同里同行輩也而公居憂不得二相絲毫之力大全敗似道入公乃似道老舊交游京局轄院寸進坐疏言公田關子及斥者以元台宴治湖山陽予陰奪雖一郡不得試閑十四年鼎命惟新又閑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登八十一大節可垂無窮則天之所以愛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歎贊曰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綿官漁吏蠹更張莊佃公

謂不可以此獲譴瓶楮之精竝行干時忽廢瓶楮一貫三芝新之未幾自厭其腐公謂不可以此取妬未有宰相出宅郊關柄臣傲主治游湖山左右效肘豈調鼎乎公謂不可以此獲咎父居言路峻却私書公既歸隱同此閑居即止於權郡迄不試有大於此家學是繼

胡大監崇傳

洪杏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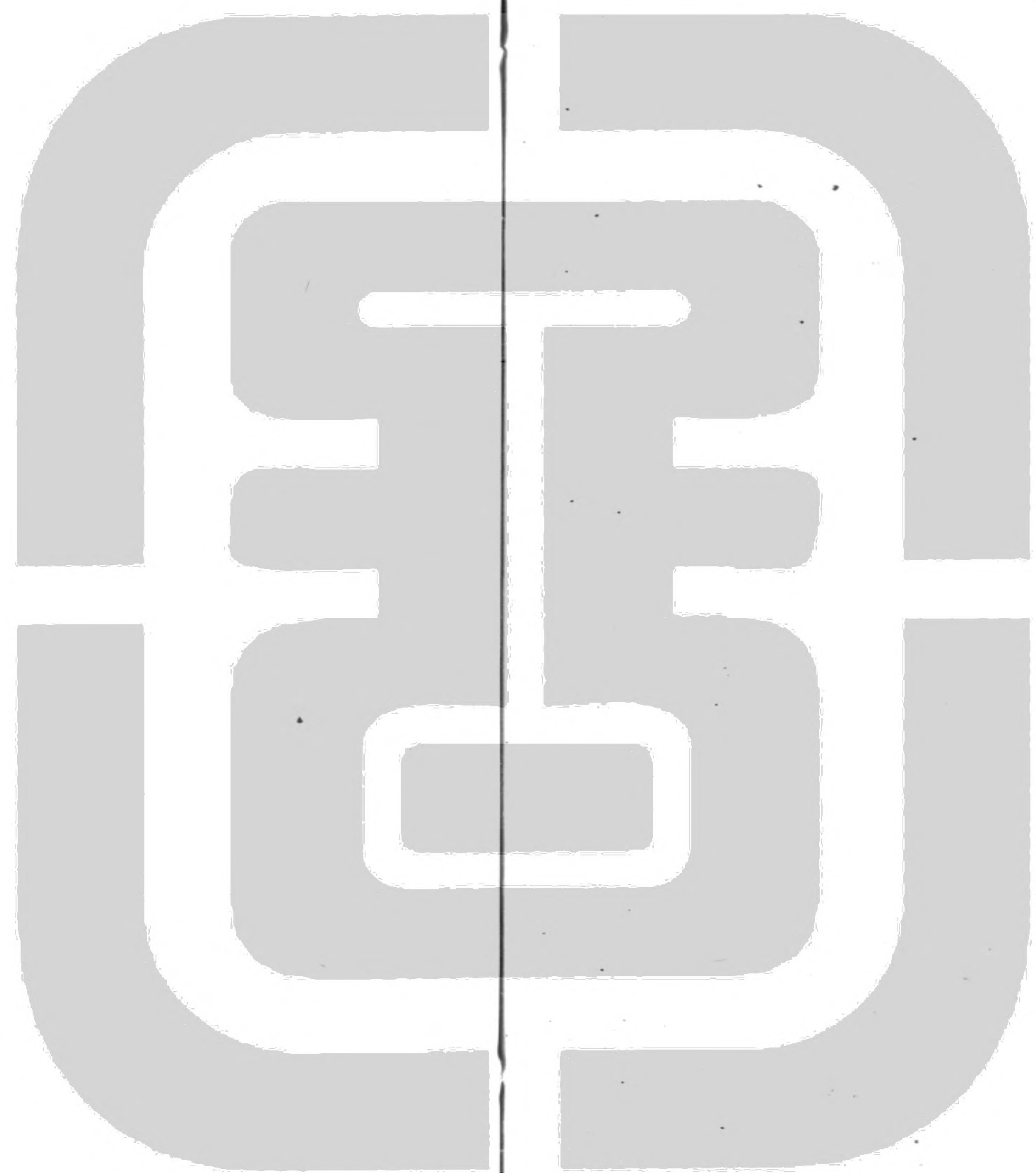
胡大監崇字宗叟歙縣人殿院汝明之從孫也父正臣充郡學職贅于金氏遂爲歙人幼孤與兄嵩事母至孝同登淳祐四年第郡守饒虎臣立雙桂坊以旌之嵩初調鄂州教授終湖北運幹崇初授句容簿制置使吳潛辟入閩幕事無劇易悉委之軍資庫虧錢數十萬緡鞫獄得庫吏之奸盡釋枉繫者富民子訟析貧不平第嚴責族長平之而訟以息溧陽素號難治豪戶率詭名避役閩委行經界法置局僧寺以八字榜諸鄉曰一毫無擾寸土必明鄉官寓職服公廉明依限納自實簿不待履畝弓量卒能縮十萬戶爲三萬戶依賞各轉文林郎制置使王壘辟

充制幹督造軍器一十五萬戰船二艘俄充沿江制機權江州通判造寨屋七百間咸能以勤敏集事察官太常丞兼尚書右司郎官上疏言公田七司法綠櫃之非忤時相出知台州台爲賈似道鄉郡一切以公正行之豪右莫敢干政東湖歲利萬緡撥付上蔡書院又立四賢祠以風厲學者適秋雨天台儂右二水暴漲入城奏乞捐米數千萬以濟饑民似道謂水乃台州常事何至張皇累奏不報召赴行在力祈寢免得旨奉祠未幾差知撫州似道嗾江西安撫曾淵子俟崇至陰圖中傷崇見幾勇退寓居吳興龜溪之上似道南竄以將作大監召命下而世運新矣徒步歸歎至元二十年終于家年八十官至中奉大夫崇精通經術屢爲試官考以得人如馬廷鸞厲文翁皆在所選居官清白死之日家無餘財自號平心老人子桂發終安吉獄掾桂榮將仕郎孫孔昭後汪氏

汪御史良臣傳

汪路教

汪御史良臣號梅庵饒州路治中元圭之長子也蔭授都昌縣尹遷鄱陽縣尹台州寧海縣尹所至有政聲特旨除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揚清激濁貪暴無所容分道浙東掃滌殆盡再分道福建不殊浙東人呼鐵面御史嘗建言免發源楮皮及夏稅折納輕資邦人德之彈劾臺大夫輟理不法事章入同僚股慄公吐辭直諫動止如常上下嘆服曰此真御史也以直自許故不容於時遂有奉化知州之命卽棄官歸山中結種梅庵一時在朝羣公高其操行歌詩誦之嗚呼溺於富貴利達者又安知出處之宜若公可謂無媿者矣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程